

玉壶冰心

谢春芳

新的一年,就像一本未经翻阅的书,充满了未知和可能。在这未知的序章里,我们每个人都是自己故事的作者,笔尖下,既有对过往的回望,也有对未来的憧憬。愿新年胜旧年,不仅是一句简单的祝福,更包含了我们对生活的美好期待。

在时光的长河中,每个人都在经历着各自的起起落落。回首过去,我们都曾在挑战面前彷徨失措,也曾在幸福时刻心生感激。每一次的失败,都是对生命的更深刻的理解;每一次的成功,都是对自我的更高肯定。旧年的经历,像是一串串珍珠,虽然有的不圆满,但是我们宝贵的财富。

面对新年,我们有着不同的期待。或许,我们渴望更

愿新年胜旧年

健康的身体,希望能够把握每一个日出日落,感受生活中的每一次呼吸;或许,我们期待心态上的成长,学会以更加积极乐观的态度,去面对生活中的每一次挑战和机遇;或许,我们希望能够有更多时间沉浸在书籍的海洋中,通过知识的力量,开拓我们的视野,充实我们的内心。

新年的到来,也是我们重新审视自我和目标的时刻。我们期望在工作上取得新的进展,不仅仅是为了经济上的自足,更是为了实现个人价值,感受成功的喜悦。同时,我们也意识到,生活不仅仅是工作和成就,与家人的相处同样重要。在新的一年里,我们希望能够找到更多与家人共度时光的机会,享受家庭的温暖和幸福。

然而,道路并非总是平坦的。我们可能会遇到挫折和困难,可能会在迷茫中失去方向。但正如一棵树在风中摇

摆却更加坚韧,生活中的每一次挑战都是我们成长的机会。面对困难,我们需要勇气和坚持,需要相信自己有能力跨越障碍,迎接新的机遇。

愿新年胜旧年,不仅仅是期望新的一年比过去更好,更是一种积极向上的生活态度。它鼓励我们珍惜每一个瞬间,拥抱每一种“可能”。无论新的一年道路有多么崎岖,我们都应该带着希望和勇气去迎接。在新年的征程中,让我们保持对生活的热爱、对未来的憧憬,用自己的努力书写属于自己的精彩篇章。

新年新起点。在这个新的开始,让我们携手前行,共同创造一个充满爱、健康、成长和幸福的未来。愿每个人都能在新的一年里找到自己的光芒,愿每个人的生活都能因自己的努力而变得更加美好!

吉光片羽

米丽宏

冬天,有竹绿着,心就有指靠,沉静得很。温度再怎么严酷,情愫都不会上冻。

住所附近的公园,有数亩竹园,在北方,算是有些规模了。走在竹园旁边,最爱看翠竿斜斜起风处,一簇簇绿色的“个”,上下左右,跳动挤擦,弄一派潇潇窸窣之声。如天籁回响,如宋词低吟,让人清心明神。

下雪后,竹林翻作另一番气象。竹枝竹叶上盖了雪,斜斜枝干上覆了雪,地面上,也积了深深的雪。竹白,雪青,绿上覆白,白中透青,竹枝掩映,浑茫不分。时时有竹不堪重压,垂头卸下一头的雪。“噗通”一声闷响,竹竿回弹,引起竹林连锁反应,此起彼伏,雪雾腾空。

竹林刚刚平静,又有二三鸟雀斜插过来,落在高处竹竿上,摇得雪花四散,下坠如落英。飘飘洒洒落下时,雪花闪出碎钻的光。鸟雀被飘雪一吓,展翅腾起,由此枝跃上彼枝,又有一团团雪“噗噗”下落。

公园工作人员常挥动长竹竿,一处处去捅落竹上的积雪。积雪捅落的一瞬,竹子弹起,继而又歪斜着倒过去。它们需要一些时间来修复自己。

雪,于竹而言,到底是一种成全,一种映衬?还是一种磨难?心念一竿竹,此物惹我思。我若为诗人,会怎样去吟唱?我若擅丹青,如何去描摹?雪中竹,端的是冰霜气骨玉精神,可它们的精神之绿——在超越时间的境界里,那一派生命的天真,怎可忽略。是的,人们赏它,它如此;没人赏它,它亦如此。它的风神,是本源力量,断不会期待外在光芒来照耀。

我由此生发了兴致,夜晚去网上扒出几幅“雪竹”图来斟酌。徐渭的《雪竹》中,翠竹两竿,竹叶数片。乌云密布,危石将倾,而劲节直竿,挺立雪中。雪的袭击,石的压迫,分明是与外力的不屈对抗。

流金岁月

章铜胜

读汪曾祺的散文《冬天》,看到“家人闲坐,灯火可亲”时,心里瞬间感觉到一股暖意,不觉哑然失笑。这几个字,让我想起了汪曾祺晚年的一张照片:老爷子的头微微上抬,花白的头发略显蓬松,眼含微笑,是顾城所说的那种狡黠而聪明的微笑,那是能让人从心里感受到温暖的一种微笑。一个人的容貌,也如他的文字,如冬日的一星灯火,看着或是读来,总是光明而又暖意融融的。

“家人闲坐,灯火可亲”的日子,一定是在冬天。也只有在冬天,乡村才会闲下来,家人才会在晚饭后围坐在桌边,有着闲话家长里短的闲适。彼时的一盏灯火,或是油灯,或是白炽灯,都不太明亮。那一盏灯火,在乡村的夜里,是一片橘黄、一圈昏黄。除了灯下的光明,远一点的墙影和屋梁依然藏在一片昏暗里。那一盏灯火隔开了屋内的明与暗,也隔开了屋里的温暖和屋外的风雪严寒。我们围坐在灯下,在一明一暗、一冷一暖里,觉得那盏灯火分外可亲,也觉出了冬日可亲的某种氛围。

冬夜长闲。乡村的冬夜在寂静寒冷中,显得有些荒寒。而一盏灯火下的乡村冬夜,却是荒寒中的一丝温暖。在冬夜

雪竹图

“扬州八怪”之一高凤翰的《雪景竹石图》中,湖石罩雪,皑皑白雪中,高竹枯草,随风摇曳,白雪覆盖下的几枝竹子,反倒生意盎然。

我不得不叹服这些丹青妙手的智慧,他们悟透了竹之“存”与“不存”,笔下才会洋溢着鲜活的生命力。

想起苏东坡因竹做的选择:宁可食无肉,不可居无竹。真有林下萧萧、沂水舞雩之风。其实东坡画竹,也是很出色的。史料载,1084年的一天,朋友郭祥请他到家喝酒。苏轼少饮辄醉,于是画画——别拿纸了,我看你家的粉壁就挺好,我就在墙上画。画完题诗:“空肠得酒芒角出,肝肺槎牙生竹石。森然欲作不可回,吐向君家雪色壁……”

空肠中芒角,肺肝里竹石,那是青青葱葱的生机、郁郁勃勃的不平之气,不画出难消块垒啊。苏东坡说文与可画竹“其身与竹化,无穷出清新”,他自己何尝不是如此?

苏轼画的墨竹,竹竿自下,一笔而上,然后点缀竹节、枝叶。跟别人逐节刻画的方式迥异,他说:“竹何尝节节而生?”他还用朱砂画红色竹子,别人问他:“世上只有绿竹,哪来的朱竹?”他答道:“世上也没有墨竹,为啥就不能有朱竹!”

我觉得,苏东坡突破了竹之表象,更深刻地领悟了竹子之魂。竹,这种禾本植物,顺应天时,也坚持着自己的坚持。雪色围裹中的竹叶,是有燥色的,因冰封大地,运化暂停;那老苍之绿,简直就是一种倔强。当春天地气上升时,竹叶才慢慢明亮起来。其自我更新,不是落一茬、发一茬,而是依靠内部血脉流动,去唤醒沉睡的生机。

白雪覆盖,翠竹寒碧。这或许是生命中一种至高快乐吧。晴日暖开去,时雨泼开去,月光照开去,霜雪落开去,不管外界环境如何,我自是竹。那饱满的生命内涵,那被严寒拓宽的生命境界,实在是一种本色。是啊,我之视竹,如竹之视我,一任其真,一任天然。我与竹,与这世界,有情有格,皆在大雪覆压时。

灯火可亲

里,我喜欢那些来串门的乡亲们,他们衣着臃肿,手提一个红泥小火罐,推门进来,又随手将门掩上,将冬天的冷意也关在了门外。熟悉的乡亲不用敲门,也不用打招呼,来了,一张笑脸就挤进了那一盏灯火里,是那样的亲切。

拉开茶凳,大家就挤在一起,闲坐清谈。他们说门外的雪、仓里的粮、心中的事,说张家李家短、王家的愁,说陈年的事、旧时的景、眼前的事,话题像屋外的一场风雪,卷天席地,漫无际涯。而他们的话题总显单调和落伍,却又永远有着田野四季的随意和充实,我喜欢那些如乡村的灯火般,能给乡村冬夜带来光明和温暖的话语。那些话语亲切,如在炭盆火灰里烤熟的芋头般香糯绵甜,耐人咀嚼,也温暖着我们的乡村冬夜。

记忆里,那昏黄的一盏灯火下,那些憨厚朴实的笑脸,曾是那样的可亲。

唐朝诗人戴叔伦在《除夜宿石头驿》诗中写道:“旅馆谁相问,寒灯独可亲”,除夕夜,诗人寄宿于客栈,离家千万里,忽发寥落之悲、支离之叹,此时的诗人是落寞的,好在他在诗的结尾写下了“愁颜与衰鬓,明日又逢春”的句子,多少是让人欣慰的。除夕夜,陪伴诗人的那一盏寒灯,应该是温暖而又可亲的吧!

心香一瓣

在寒风中走一走

王新芳

新年伊始,天气依然寒冷,但我还是想在寒风中走一走。日日宅在家里,特别想念大自然。人需锻炼身体,也需挑战自己的勇气。

一出楼门,清冽的空气迎面扑来,我打了个寒颤,开始跑起来,想快点驱散周身的寒气。从1号楼到10号楼,绕着小区跑。几圈之后,嗓子发干,心跳加速,就改成快步走。身子暖以后,又放慢脚步,悠闲地散步。

风从西边来,月亮从东方升起。世上很多事物,都适合在夜里观看。那街灯,并不高高矗立,而是挂在墙半腰,散在草丛里,发出黄而柔和的光。那树,有高有低,疏疏朗朗。山杏成了空枝,女贞则有少数叶子冻在顶上。积雪未化,在冬青脚下逃逸,闪着冰冷的白光。白天乱飞的麻雀,此时已经安睡。偶尔遇到一个遛狗的邻居,也很快便消失了踪影。灯雪相依,宛如深冬里的一则童话。

在这样的寒夜行走,人的脾气也变得温顺。想想乡下年迈的父母,想想蹒跚学步的小孩,一抹温情就涌上心头。在文学跨年之夜,听毕飞宇和父母的知心话,突然明白,爱是不对等的,始终在从上向下走。父母对你的爱,你永远不能对等地回馈。唯一能做的,是把这种爱传递给下一代。望望高楼上那些窗内的灯,想想那些一往情深的人,脚步就更加坚定有力。

风在树梢回旋,像涌动的阵阵潮汐。我把帽子望下拉,把围巾裹一裹,似乎这样,风就吹不到我了。夜是安静的,这淡蓝色的安静,是一个中年女人的安静。我走的这条路,既熟悉又陌生。它似乎是我常走过的,又似乎不是前几天走的那条路。风一阵阵地刮,尘往四面铺,一些落叶消失了,一些脚印浅了,这些都时时改变着路的本色。在变与不变当中,你能做的,就只有走。日子过着过着,就会有答案;努力走着走着,就会有着落。春在路上,花在枝头,所有的美好都在路上。

这样的速度,正好。不过于快,也不过于慢。大解曾写过一则寓言:从前一个牧羊人,善于奔跑,速度超过了风速。一个人说错了一句话,后怕,就让牧羊人追回。牧羊人顺着风跑,居然跑到了风的前面,截住了这句话。我们是不必这么急的,能欣赏路边的风景就好。但也不能太慢,慢到停下来,就失去了目标。不断遗忘,也不断开拓。时跑时走,时快时慢。偶尔慌乱,偶尔平稳,都各有滋味。

月光照在路上,像是洒满了盐。余华对月光的描述,说出人生的酸甜苦辣。在寒风中散步,不过是常态的日常生活,但这份平淡枯燥,也能磨砺我们焦虑的灵魂。新的一年,心怀远方,路在脚下。

本版邮箱:yzwbhxd@126.com, 欢迎读者朋友投稿,来稿请注明姓名及详细通讯地址!